

印尼女婿寒川专访（中）

—— 齐亚蓉（新加坡）

200多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人民协会机关报——《民众报》的一名记者，职场生涯就此拉开帷幕。

一年半后他升职为该报主编，后来又擢升为出版组主任，直至2005年离开职场，他始终都在跟文字编辑打交道。

本职工作从一而终，但他参与的各类社团（尤其文学社团）数目之多当属岛国写作人之冠。其中最为值得大书特书的非岛屿文化社与锡山艺术中心莫属，而这两个社团又跟他的母校华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岛屿文化社注册成立于1971年，骨干力量是1968年华中高二年级的文科毕业生，寒川即为其中的一员。

岛屿成立后的第一项活动是出版了晨阳、冰翎、寒川、杜雷、凌濛、谢冰凝六位作者的合集《山岗的脚步》，以此为起点，至2011年该文化社解散，共出版丛书37部，除了15部印尼华裔作家的作品外，大多数都与寒川有关，或者他独自一人的作品，或者他跟别人的合集，而印尼华裔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得以在本地出版，也应该完全归功于寒川。

锡山艺术中心成



2014年，与印华作协文友访问
峇淡岛、民丹岛与吉里汶岛

立于1990年11月，但它的来历则当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初。在那个群情激奋的年代，一群文学爱好者常常于黄昏时分雅聚于永康私人住宅区内的一家咖啡店——永康餐室，他们以知名作家李汝琳为首，其他作家包括洪生、莫河、曾采、李建、烈浦、秦林、林琼、寒川等。李汝琳早年曾任教于华中，而洪生、莫河、烈浦、秦林、寒川则是华中不同时期的校友。

文友雅聚永康餐室的消息不胫而走，中英报章竞相采访。时任武吉知马区国会议员的王家园博士建议众人移步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锡山艺术中心应运而生。该艺术中心的成立旨在“发扬传统中华文化，推动华文文艺发展。”首届理事会顾问为李汝琳及刘蕙霞

博士，洪生为主席团主席，烈浦、莫河、秦林、寒川为主席团成员。洪生担任首两届主席后卸任，烈浦接棒。2012年，寒川受邀接任，两届后卸任。

锡山艺术中心旗下半年刊《锡山》1991年创刊，二十余年从未间断。此外中心还出版了锡山文艺丛书，也跟中国及南马的文艺团体联合出版了多部会员作品选集。2005年，锡山艺术中心联合新加坡文艺协会及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了本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写作人索引——《新加坡华文作家传略》，寒川时任工委秘书。

担任锡山文艺主席的那些年头是寒川最为充实也是最为忙碌的年月，几乎所有的事务他都亲力亲为，尤其《锡山》半年刊，从编辑出版到

送往人协总部，劳心劳力不言而喻。

华岗情结

对于自己的母校华中，寒川的内心始终有着一份难以言喻的爱恋。“总觉得应该为她做些什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也就是离开母校的二十多年后，他开始义务为母校主编《华岭》校友会会讯，其后又担任华中校友纪念文集主编，从《华实串串》到《华岗依旧》再到《百年华中情》，岁月悠悠情悠悠。

转眼三十年成为了过去，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俊朗少年已然白发苍苍，但回馈母校的那颗心始终未变。可以这么说，迄今为止，如此投入并坚持不懈为华中校友会尽心尽力的本地写作者，除了寒川，再无第二人。

千岛情缘

提起寒川，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当是他与千岛之国的不解之缘。

这种缘分可谓命中注定，因为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的大伯父已在那里落地生根，三十年后，他的堂兄也将在那里开枝散叶。

1971年5月15日，风华正茂的寒川满怀激动地飞往印尼首都

雅加达，因为他要前往勿里洞岛参加堂兄的婚礼。但双脚落地的刹那，他又是那样的小心翼翼，甚至些许胆战心惊，因为当时的排华现象异常严重，他清楚记得入关表格上白纸黑字注明华文读物跟毒品、枪械等同属违禁物品。

但在雅加达逗留期间，他却惊喜地发现堂叔家订有以华文为主的《印度尼西亚日报》，该报除了刊登电影广告、结婚祝词、讣告挽词外还设有文艺副刊，内容包括诗歌、小说、杂谈等，寒川的关注点自然离不开诗歌。返回新加坡后，他写了一篇读后感，题为《印尼华侨的诗歌》，次年发表于《岛屿季刊》第二期。

四年后，他在义妹婉贞的引荐下结识了女诗人茜茜丽亚，又在后者的介绍下认识了柔密欧·郑、冯世才、刘安等几位文友。从此以后，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走私”华文书刊去印尼。因为此时的他爱上了美丽贤淑的印尼女孩范维香，出入印尼成了家常便饭。

除此之外，他还推荐印尼文友的文章在本地刊物发表，同时帮他们在本地出书，再想办法把书带去印尼。

1980年，寒川跟相